

疯狂 的野兔

Fengkuang de yetu

柏叶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疯狂 的野兔

Fengkuang de yetu

柏 叶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疯狂的野兔：彝文 / 柏叶著. 肖建华译.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367-3792-1

I. 疯 ... II. 柏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彝语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4579 号

责任编辑 普 艺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5楼 邮编:650032) http:// www.ynbook.com ynbook@ vip. 163. 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 3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 000 册
定 价	25. 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3792 - 1 / I · 773



柏叶，彝族，1963年9月出生
于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1982年发表处女作至今，
已在公开出版发行的40多家报刊杂志
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多篇（首）。
作品入选《建国五十周年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经典文库诗歌卷》。现已结集出
版诗集《飞翔的天空》、《彝山恋歌》、
《梦的眼睛》等3部和长篇小说《魂归
沉寂》。《疯狂的野兔》是第二部长篇
小说。曾先后获得过第一、三届云南
省文学奖，第一、四届“边疆文学”
奖，第一、二、三届玉溪市文学艺术
奖。现供职于云南省峨山县文联。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8)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0)
第八章	(84)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10)
第十一章	(125)
第十二章	(139)
第十三章	(152)
第十四章	(166)
第十五章	(181)
第十六章	(195)

第一章

石阿憨，这么早做啥去呀？社长媳妇仰着那张胖嘟嘟的圆脸，站在自家门口问道。你已经习惯了她的这声问候。多年前，那时你还很年轻，你初中毕业回到寨子里，不过才短短的几年时间。你开始听到社长媳妇这声问候的时候，心里是多少有些反感的，你觉得她这是明知故问。不过，久而久之，后来，你就慢慢习惯了，心里也便坦然了。你甚至佩服起社长媳妇持之以恒的这声问候了。这也难为了社长媳妇，只是你不经过，经过了，每天早晨她都会像约定好了时间似的准时站立在自家的大铁门口，一手扶着涂了大红油漆的门扇，一手又在粗壮的水桶腰上，面带微笑看着路过的你这样问上一声。有时候，她明明知道你要上山打猎，或者牵了牛要下地犁田，她也会不厌其烦地这样问上一声。

玩去。你似乎已经懒得理睬，总是不冷不热地回敬这么两个字。你嘴里在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从来没有抬起头正眼看过社长媳妇一眼，你始终习惯性地低垂着脑袋，边回答边匆匆走过。那时候，社长媳妇基本上是个闲人，无论何时何地，在人们眼里，都是一副无事可做的样子，除了操持简单的家务，耕田种地的事想来已经几年没有她的份了。可是她总也闲不住，闲不住了就要寻着事去管，管不了大事就管小事。非常自觉而又卖力地充当着寨子里的业余调解员。多年来，在你的印象里，不论寨子里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寻找各种理由和机会插上一手，威风凛凛地去调解那些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夫妻吵嘴、邻里纠纷、兄弟扯皮等等别人想躲都躲不开的事情。有时候，社长媳妇甚至会发起母老虎的威，动手打人，直到对方承认错误为止。当然了，她打的都是那些在寨子里捣蛋惯了的名声很坏的人，那些人也只有她有办法修理得服服贴贴。有一次，寨子里有个牛贩子用花言巧语低价购买了弱智孤儿洛诺家的一条牛犊，然后转手高价卖给了县

城里一家专门做牛肉生意的屠宰户。洛诺家就兄弟两人，两兄弟从小死了爹娘，洛诺因为弱智，二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一房媳妇。弟弟虽然脑袋瓜鬼灵，也身强力壮，但长期不务正业，整天东跑西窜，一年里在家的日子超不过十天半个月。社长媳妇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怒气冲冲找上门去，言语之前便一把揪住牛贩子的衣领，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硬是让那个寨子里谁也惹不起的牛贩子乖乖地退赔了多得的那部分钱款。那一天，社长媳妇冲进牛贩子家，双手揪住牛贩子的衣领，生怕别人听不见似地大声臭骂的时候，你就站在牛贩子家门口。你亲眼目睹了母老虎发威的一幕。当时，你心里不由升腾起一股热浪，你真的服了社长媳妇了，你甚至还觉得社长媳妇比电影里出现的那些警察还厉害。就在牛贩子低头求饶，答应马上把多赚得的钱款退赔洛诺家的那一刻，你感觉到在这个寨子里真的缺少不得社长媳妇这样的母老虎来主持公道，如果少了她，不知还要发生多少沸沸扬扬的怪事呢。当时你身后还站立着牛贩子的媳妇，可是，母老虎发威的时候，这个瘦弱卑微的女人不但不敢吭气，就连正眼都不敢看上一眼母老虎怒气冲天的模样了。

其实你是个性情中人，你每次用“玩去”两个字回敬社长媳妇的问候的时候，心里并不曾憎恶过她，当然也似乎没有多少亲切可言。你记得非常清楚，阿鲁太叔不当社长之前，他媳妇和别的女人也没什么两样，整天晃着肥壮的身躯在田地里忙活，回到家里，照样围着锅台转，农闲的时候，就领着宝贝女儿索玛去县城里玩上几天。也从来不管别人的闲事，寨子里夫妻吵嘴吵到了她家的大门口，她也不出声气，听得烦了，也就关上大门让别人在外面吵得鸡飞狗跳。社长媳妇对你也有过许多的关心，那些关心你一直都铭记在心。你阿妈去逝的时候，她还不是社长媳妇，她只是寨子里被人叫作秋嫫阿婶的普通女人。那是个深冬里飘雪的日子，灰蒙蒙的天空中，稀稀疏疏地飞扬着棉絮似的雪花，巷道里的石板路面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雪沫，人踏过之后便会留下来一串不太显眼的脚印。脚印是粘了泥巴的，脚印落在雪面上，便会粘上一层红红的泥巴。因为有了带红泥巴的脚印，巷道里有多少人走过便一眼看得清楚。那一天的半夜里你阿妈咽气后，

到了第二天下午，你家门前的雪地上，就留下了两个人的脚印。一个是阿鲁阿叔，一个是秋嫫阿婶。你泪眼婆娑地见到他们夫妻俩的那一刻，内心里的激动简直是翻江倒海了。你家的那些或远或近的亲戚，都是在秋嫫阿婶一个人洗净了你阿妈的尸身，然后在阿鲁阿叔的帮助下装殓好才陆续来到你家的。至今你还清楚地记得，秋嫫阿婶在用浸了酒精的白纱布细心地擦洗你阿妈的尸身时，非常气愤地骂了几句你家的那些你阿妈死后一整天了还不曾露面的亲戚。她唾沫四溅地说，连禽兽都懂得同伴死了要守夜呢，何况他们还是亲戚，他们是做得太没人性了，不可怜死者，也该可怜可怜年幼的孩子呀……她一边骂着一边眼里就涌出了泪珠，那一滴滴晶亮晶亮的泪珠儿，不时从丰满的脸腮上滚落到你阿妈的尸身上，然后随着酒精的液体慢慢浸透在你阿妈已经僵硬的皮肤里。那时候你才十岁，你还不懂得多少人世间的冷暖，你是非常悲伤和痛苦的，但你的悲伤和痛苦只是因为阿妈的去逝，你还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漠，你认为你家那些远亲近戚，愿不愿来参加料理你阿妈的后事，那是他们的事情，与你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每当你回想起阿妈去逝后发生的这件事，你心里便痛恨死了你家那些亲戚，以至慢慢地疏远了他们，几年都不相往来。而秋嫫阿婶在你的生活里却成为了一个凡事要依靠，也愿意依靠的人。虽然她每天早晨站在大铁门前向你问候的那句话有些讨嫌，也使你产生过一些想法，但在你的内心里，秋嫫阿婶始终是大好人的形象，特别是后来做了社长媳妇后表现出来的那种敢于主持公道的态度，你更是佩服得有时候想顶她几句嘴都没有了勇气。

阿鲁阿叔在担任社长之前，什么领导职务也不曾做过。寨子里开会选举社长的时候，他也不曾想到大伙儿会自发地选举他担任社长。你记得选举社长那一天，乡政府派来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参加了选举大会。女干部言语不多，模样生得非常秀美，穿着也普通，上穿圆领衬衫，下穿休闲裤。特别是那张随时浮现着甜甜的笑容的脸，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是会议结束后才听说这个女干部是城里人，大学毕业分配到乡政府做秘书工作才一年多的时间。那一天选举大会一开始，她首先讲了话。她讲话的口气非常温和而客气，声音像山箐里潺

潺的溪水，动听而柔和。她说，民主选举社长，就是要依靠大家选举自己信任的人来担任社长这个职务。她看了看正在低头忙乎着手里的小活计的女人们，接着又说，我们的女同志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认真负责地投上一票。这时候，有个三十多岁的媳妇仰起头看着她说，以前的队长啦，社长啦还不都是你们上级的人说了算，我们选出了自己信任的人不一定就做得了社长呢。她耐心地说，你们就相信我一次吧，你们信任谁就选谁，选举结果一出来，谁的票数多谁当选社长，我代表乡政府当场任命。话音刚落，曾经做过二十多年生产队长的原任社长，突然站立起来，抖了抖习惯性地披在双肩上的羊皮大衣，然后又震慑别人似地明显夸张地咳嗽了两声，在呼呼的山风中伸长粗黑的脖子，仰着那张黑里透红而又布满松树皮般的皱纹的老脸，声音低沉而又威严地说，大伙儿都听好啦，咱们寨子里的事情咱们寨子的人最清楚，谁有能耐做得了这个社长，大伙儿得认真思量思量。当时你就坐在距离老社长几米远的那个石碾子上。你听了老社长分明隐含着吓唬意味的话语，心里很反感。你知道老社长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在他做寨子里的一把手二十多年时间里，群众的生产生活一直原地踏步，而他家却先后建盖了三所大瓦房，三个儿子各占一所。寨子里的碾米机、核桃林、小水库等等稍有点经济利益的集体所有，都在农村实行田地承包责任制那一年被他家低价承包了。别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些议论，他就大声呵斥，甚至明目张胆地扬言要利用手中的权利报复那些眼红他家的人。可以说，在他坐着社长这把交椅的二十多年间，整个寨子都是在他的独裁统治下熬过来的。期间，就他的自私和贪婪，也有人声色俱厉地与他理论过，甚至向上一级政府反映过他的种种腐败行为。然而，就是因为他与上一级政府的某些当权者关系比较密切，他的宝座总是稳如泰山，那些不服气他的霸道腐败行为的人，与他进行激烈斗争后，不但得不了理，反而和他加深了阴阳。有一次，你亲眼目睹了老社长半夜里卖出一卡车上好的杉木。你当时正好狩猎归来，在距寨子一公里外的公路边，你看见了十几个外地人在老社长的指挥下，用大齿锯锯断一棵棵挺拔粗大的杉木，然后装上卡车。卡车装满后，你看见老社长从一个月光下秃头特别苍白的中年男

人手里接过了一匝数动时哗啦哗啦作响的钞票。卡车临走前，你看见老社长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钞票，一边大口马牙地说，兄弟，你放心地走吧，这个地盘上敢和我作对的人还没出世呢。卡车慢吞吞地开走了，老社长站在原地习惯性地抖了抖披在双肩上的羊皮大衣。这时候，你发现老社长今晚披在双肩上的是黑毛羊皮大衣，在朦胧的月光下，只看得见漆黑的一团。而在平日里，老社长都穿着白毛羊皮大衣，一般都很少见得着他穿黑毛羊皮大衣，可见他今天夜里的行动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从他倒卖木材生意时身穿黑毛羊皮大衣的心里状态看，你觉得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夸的海口那样，在这个地盘上，敢和他作对的人还没出世。他心里还是虚着的。那天夜里，你没有惊动老社长，你一直躲藏在公路边的草丛中。卡车吃力地轰鸣着跑走了。老社长四处观望了一阵，然后才放心地返身回到寨子里去了。你是在老社长离开半个多小时后才从草丛中钻出来，仔细地察看了刚才停车的地方的。你发现公路上除了车轮的辙印，什么都没有留下。锯杉木时肯定有锯沫呀？很明显，做贼心虚的他们，预先在地面上铺了帆布，等一切都弄结束后，就把树皮呀，锯沫呀什么东西都带走了。显然，这伙人与老社长做此类生意已经不止一两次了，经验已经相当老练了。第二天上午，你把昨天夜里看见的一幕，告诉了阿鲁阿叔。你知道阿鲁阿叔在寨子里没有任职，他只是普通的社员，但你思考了一夜，还是觉得应该把事情告诉给正直善良的阿鲁阿叔，让他出主意，想办法制止老社长这种公开的违法行为。阿鲁阿叔非常气愤地说，公路上面那片杉木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要做全寨子人的寿棺用的，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偷伐盗卖，简直把我们这些男人当作是蠢猪了。阿鲁阿叔当天就召集起寨子里有正义感的男人，商量了如何摆平这件事情的办法。最后决定，由阿鲁阿叔出面找老社长谈话，说服他如数交出偷伐盗卖杉木所得钱款，并且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然而，事情非常出乎阿鲁阿叔他们的预料。还没等阿鲁阿叔把话说完，老社长就暴跳如雷地臭骂了一顿阿鲁阿叔，还扬起手朝着正站在旁边的你脸上扇了一巴掌。同时恶狠狠地骂道，石阿憨你这个狗娘养的，你净说胡话，你何时看见我砍树啦？老社长边骂边用指头指着你的眼睛，样子非常

凶恶而霸道。停了停，还不解气地说，公路上面那片杉树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寿材林，是能随便砍伐的么？那些盗砍杉树林的人我正在调查呢，等调查出来了，我自己会把他们送交给公安机关处理，用不着你们这些大老粗瞎操心。那时候你才十五岁，又是孤儿，老社长一巴掌扇在你脸上之后，你就再也不敢出声了。当时你心里非常气愤的，你真懊悔昨天夜里不一枪崩残了老社长的一条腿，那样一来，人赃俱获，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件事情阿鲁阿叔后来也反映到了乡政府林业站。可是，跟以往一个样，时间过去了一年多，老社长不但活得有滋有味，还照样稳坐在社长这把中国社会里职别最低，却最有利可图的交椅上。

从此以后，寨子里再也没有人愿意去管老社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人们照样日出而耕，日落而息，默默地过日子，默默地逆来顺受。在老社长的淫威下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只只不敢抗拒主人的小绵羊。不过，寨子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在平静的表象后面，其实是隐藏着一场风暴的，一旦时候到了，老社长将会坐在哪里都烫屁股，站在哪里都遭唾沫。

选举新社长其实也是顺应了民心的，刚开始在寨子里议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都举双手赞成，只是心里还拿不准上头是否下了真正决心。也是应了人有寿数，事有始终的说法吧，就在寨子里就民主选举社长一事议论得有些热火朝天之际，乡政府真的派来了主持选举工作的官员，并且马上宣布选举大会当天就举行。这次会议是全寨子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齐整的一次，按照乡政府派来的女官员的要求，所有年满十八周岁的社员都按时前来参加了选举大会，那些还不够参选年龄，但平时受到过许多老社长的教训的娃娃们，也都抬着板凳、草墩等座位来到晒场上，和大人们挤坐在了一起。大会刚开始那会儿，人们还摸不清漂亮的女官员对这次选举到底抱着什么态度，因此谁也不吭声，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后来听了漂亮的女官员几句坦诚而又严肃负责的讲话，大伙儿心里亮堂了许多，胆子也壮了许多。

老社长的话刚说完，你就毫不犹豫地从小石碾子上抬起了屁股。此时此刻的你，已经是二十二岁的壮实小伙子了，老社长要是再胆敢当

着众人的面扇你一巴掌，你肯定会怒气冲天地回敬他两巴掌。你学着电影里那些站在高台上讲话的人员的样子，猛地踏上石碾子，撸了撸两只手袖，然后挥动着右手大声地说，我们的社长一定要换人，再不换人，群众就要暴动了。你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戒备。你接着又说，听老辈人们说，我们的寨子原来山青水秀，到处鸟语花香，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山秃了，水源枯绝了，鸟儿飞走了，花儿开不出来了。这是谁造成的，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你大胆的发言，刚才还安静得连绣花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的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很多人都大声地列举了许多老社长当政时期寨子里发生的那些不正常现象。有些年轻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指责了老社长的种种腐败行为。群情激愤起来之后，老社长没有了说话的胆量，他紧板着那张核桃皮似的老脸，瞪大着布满血丝的眼珠子，惶恐不安地呆坐在那个漂亮的女官员旁边，一会儿仰头看看站立着听取群众发言的女官员，一会儿又眼露凶光地扫视一遍会场。

在主持会议的女官员善意的示意下，会场平静下来了。漂亮的女官员转过身来微笑着望着你说，小伙子，你叫啥名字？你一直都站立在石碾子上，这时候你才发现整个会场里，就你和女官员两个人站立着说话。你腼腆地笑了笑说，我叫石阿憨。然后你又补充道，其实我不憨，全寨子的人也知道我不憨。女官员也是二十一二年纪的模样，听了你的话，开心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我看你不但不憨，而且还聪明得很呢。你咧着嘴笑出了声，然后大胆地说，我还担心你会把我看成是憨包呢。这时候，全场都哗啦啦拍起了巴掌。有人说，石阿憨，人家领导看得起你啰，要不你就出来做我们寨子的社长吧。你认真地说，我做不了社长，但是我知道谁做社长最合适。漂亮的女官员伸出细葱似的手指，优雅地指了一下你，甜美地微笑着说，石阿憨，如果大伙儿都选举你担任社长，你不会推辞吧？你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地说，不能选我，真的不能选我，我的能力担任不了社长。有些年轻人纷纷站立起来喊道，石阿憨，你年轻么，咋会没有能力担任社长啦？你就答应了吧。你开玩笑地说，我连媳妇都讨不着呢，哪有什么本事担任社长。漂亮的女官员这时候又一次笑出了声，她那银铃似

的笑声感染了全场的社员，顿时，会场上又暴发出了一阵暴雨般的掌声。女官员忍住笑，说，石阿憨，你做了社长，做出了成绩，就会有姑娘喜欢你啦。当时你真想说一句那你会喜欢我吗，但你只是咽了一口口水，话没敢说出来。这样的话，你只敢在心里想，永远不敢说出来。

热闹了一阵，会场平静下来了。女官员望着你说，石阿憨，那么就请你说说谁最适合做你们寨子的社长吧。你又重新站到石碾子上，伸长脖子，毫不犹豫地说，阿鲁阿叔最适合做社长。女官员问道，为什么阿鲁阿叔最适合呢？你能说说理由吗？你老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你俨然像个论功行赏的将军，字正腔圆地说，阿鲁阿叔肯帮助别人，有一次阿花家的耕牛生病了，眼看就要影响大春耕种，阿鲁阿叔知道后就用自家的耕牛帮助阿花家翻犁了两亩多田地。女官员追问道，还有呢？你斜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阿鲁阿叔特别关心集体，前几年，有个人经常在半夜里偷伐盗卖公路上面的那片杉树林，我都亲眼看见了偷伐盗卖的人了，就只差没有亲手抓住了，可就是因为没有证据说不过人家，不仅受了骂，还挨了巴掌。阿鲁阿叔一气之下，连续一个多月食宿在那片杉树林里，监视偷伐盗卖的人，很可惜那个坏蛋后来没有行动，阿鲁阿叔没有抓到证据。你说的这个坏蛋，全寨子的人都知道你指的是谁。因此，话音刚落，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地喊叫起来了，石阿憨，你就当着全寨子人的面，说出那个偷伐盗卖杉树的人呀。你望了望主席台上的女官员。女官员微笑着点了点头。你稍微犹豫了片刻，突然果断地伸出手指指定老社长，态度坚定地说，就是他，那天夜里我狩猎回来的路上亲眼看见的，他盗伐偷卖了整整一卡车足有石碾子粗细的杉木，后来我和阿鲁阿叔找他算账，他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用他的那只脏手扇了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我现在还记着呢，等啥时候有机会，我还要还给他。老社长脸红脖子粗地正想辩驳，却被女官员制止了。女官员又追问道，石阿憨，你还有要说的吗？你摇了摇头说，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下面该轮到别人说一回了。还没等女官员发话，会场上喝彩似地暴出了同一个声音，我们都同意石阿憨的意见，选举阿鲁阿叔做我们的社长。

这时候，在灿烂的阳光底下，从漂亮的女官员那双迷人的丹凤眼里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投票结果一公布，阿鲁阿叔几乎满票当选为社长。老社长也得了四票，可是大伙儿毫不避讳地当场议论说，那四票是他们一家四口人自个儿投的票，如果光他们家是一个寨子的话，那他也就全票当选了。

当天晚上，女官员没有再去老社长家吃饭，她顺理成章地来到了新当选社长的阿鲁阿叔家。也源于你在会场上的表现，女官员邀请你一起在阿鲁阿叔家吃饭。你没有推辞。说句老实话，你觉得女官员实在太漂亮了，只要和她在一起，你心里似乎什么烦恼、痛苦、忧虑都烟消云散了。当然了，你没有异想天开，你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你只是强烈地感觉到女官员是你见到过的所有女人当中最漂亮的一个。你甚至认为她比你最崇拜的电影演员马兰还漂亮。后来你跟好朋友曲木克己说，人是太奇怪了，生活中有那么多烦恼事，但你一旦和漂亮女人在一起，心里就再也想不起烦恼的事情来了。曲木克己咧开大嘴哈哈笑着说，那你就讨个漂亮的女人过日子么，那样你就日日夜夜都生活在幸福和快乐之中了。你开玩笑地说，你帮我讨一个来呀，你以为我不想过没有烦恼的日子呀。曲木克己不假思索地说，那个女官员肯定是没有你的份，不过，眼下我们寨子里不是也有个仙女似的姑娘么，你有能耐你去把她讨来做媳妇呀。你一时想不起来寨子里哪个姑娘长得跟仙女似的漂亮，就说，你说的是谁呀？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曲木克己又咧开大嘴，露出两排桔黄的牙齿，说，阿鲁阿叔家的索玛小妹你敢说不漂亮？她比女官员还漂亮着呢。你突然想起来了，真的如曲木克己所说，索玛小妹是个大山里少见的漂亮姑娘，甜甜的嘴巴，清纯的眼睛，娇嫩的皮肤；总之，一眼看见她，就会使人感受到青春的气息。可是，你一个二十多岁的半大小伙子，如何能打一个十五岁女孩的主意呢？你不置可否地说，她才十五岁，还是个学生，我咋个能讨她做媳妇？再说，人家是有知识的人，又是社长的女儿，我就是想讨也讨不着的。当时你做梦也没想到，时间过去五年之后，索玛姑娘真的和你结下了一段没有姻缘的奇恋。这是后话。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女官员感慨地说，我在乡上的时候就听说你们寨子的社长是个问题多多、油嘴滑舌的老疙瘩，觉得你们寨子是全乡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个社，心里就不免有了些担心。没想到一发动群众，事情就会办得这么顺利。接着，女官员像是在讲个什么道理似地说，我听说你们寨子里过去出过土匪。其实，土匪又有什么可怕呢？土匪也可以变成官员呀，官员也可以变成土匪呀；土匪可以蛊惑群众对抗官府，官府也照样可以发动群众打击土匪。停了停，她深有感触地说，可怕的并不是土匪变成官员，而是官员变成土匪。从恶到善是好事，从善到恶就是坏事加坏事了。女官员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情非常凝重，看得出来她虽然年纪很轻，但对社会的体验是很深入的。你有些听不明白，糊里糊涂的，但心里却清楚，女官员讲的是一个深奥的道理，一般是讲不出来的。

那天夜里，女官员就住宿在阿鲁阿叔家。因为选举下了台，老社长的两个儿子很是没了脸面，选举后的第二天一早，在寨子里指桑骂槐地发泄了一通心中的愤懑后，就气嘟嘟地跑到公路边乘坐长途客车到城里打工去了。老社长是选举后的第三天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与你相遇的。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浑浊的老眼狠狠地瞪了你一眼。你用含着嘲讽的眼神轻蔑地瞟了他一眼，然后用肩头撞开他挡在路中央的身子，摇头晃脑地吹着口哨走开了。后面传来了一声阴阳怪气的骂，你小子等着瞧，老子迟早会有收拾你的一天。你头也不回地说，反倒是你这个老家伙要小心着呢，老天爷时时刻刻都睁眼监视着你，请你走路都要看清楚一下是否踩着蚂蚁。

女官员是第二天离开寨子回到乡政府去的。女官员在离开寨子之前，指使社长把你请到他家里谈了一次话。女官员说，石阿憨，你的身世阿鲁阿叔都跟我说了，你是个苦出生的孤儿，脾气倔犟，一般人说不动你，你也很难听得进去别人的话，但你正直、老实、敢作敢为。你应该集中精力干点什么才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说，你不能除了耕种自己的那份责任田外，就只知道狩猎。你听懂了女官员的意思，你知道她是出于一片好心才说这些话的。你说，以前老社长压迫我们，无论做集体的事，还是做自己的事，都提不起精神来。

现在好啦，阿鲁阿叔做社长了，该做的事我们都愿意做，该提的建议我们也愿意提。不过，打猎的事，我可能还是一时改不了。我不会影响劳动。你在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阿鲁阿叔家门口那棵柿树上金黄的柿子。那些黄得耀眼的柿子，像一群小灯笼似地悬挂在树枝上，山风吹过，便悠悠地摇荡起来，然后又复归静止，让人看了心底便生出许多的舒服来。你好想从正面用心地看上几眼女官员，但距离太近，几次都刚抬起头来，心里就慌乱得不行了。因此，你始终没有勇气正面与她对视一次，只是从侧面小心地偷窥了几眼她那白嫩的脖颈和飘飘的流海。

女官员好像看出了你的窘态，语气变得更加温柔地说，你相信政府有能力让你们这些大山里的贫困寨子脱贫致富吗？

你思索了一会儿，抬起右手捋了捋蓬乱的头发，答非所问地说，城里的商人做生意亏了本，国家就不收他们的税了，我们农民种田耕地，收成一年不同一年，国家都收一样的税，这种做法没有道理。

女官员睁大眼睛看着你。过了一会儿，才坦诚地说，石阿愁，你真不简单呢，想的问题这么深刻。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还一时不会回答你。不过，我们的国家现在各种体制都在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相信逐步会得到改进。今后我希望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阿鲁阿叔的领导下，为建设好你们寨子多出一些主意。这一点你是应该能够做得到的。

你有些羞涩地笑了笑，扭过头迅速地瞥了一眼女官员，点了点头说，只要阿鲁阿叔看得起，我会提很多建议给他。当然了，我还会积极带头做好寨子里各方面的工作。

在场的阿鲁阿叔插话道，石阿愁，建设好我们寨子，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呢，你们年轻人就更有责任关心寨子里的各项管理和建设任务啦。

女官员满意地含笑着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希望下次再来你们寨子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的成绩。说完，缓缓站起身，伸出细皮嫩肉的纤纤小手，先后握了握阿鲁阿叔和你的手。就在女官员握住你那粗糙的手掌的一瞬间，你突然心底一阵激凛，一股麻酥酥的感觉像条

满身火焰的蛇迅速流遍了全身。你讷讷地说，今后我们遇到困难，能不能到乡政府找你？女官员点了点头，说，我姓孙名艺，有事随时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而为。说完，微笑着轻轻挥了挥手，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了阿鲁阿叔家的大门。当时，你心里有些空落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你又说不上来。你当着人家的面，不敢正面看上一眼，现在人家走开了，你又死死盯着人家优美的背影呆子似地注视了半天。后来你还神秘兮兮地对你的好朋友猴子说，女官员的那个屁股长得太美了。猴子问你美在哪里。你说不上来。你打了一个很土气的比喻。你说，猎人看见了猎物，心思就会全都集中在猎物身上了，尽管距离很远，也能嗅到猎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猴子嘲笑你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不服气地说，我又不曾想过要讨她做媳妇，咋能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猴子说，那你盯着人家的屁股干什么？你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她的裤子紧梆梆的，整个屁股的轮廓都凸现出来了，哪像我们寨子里的那些女人，整个身子一只桶，也奇怪得很，当时我想闭上眼睛都闭不上了。猴子哈哈大笑说，兄弟我说你是该讨个媳妇过日子了，不然，今后每天夜晚你都会睡不着觉的。你叹口气说，媳妇我咋会不想讨呀，可是你说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这个穷光蛋？猴子非常自信地说，别急，时候不到，时候到了，自然会有人愿意嫁给你。这时，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你是宽慰我吧，我这个人这辈子还能不能讨得着媳妇，问题还大着呢。猴子一跺脚，有些生气地说，石阿憨，你的毛病就是不相信自己，人家哑巴阿三都讨得着媳妇，你咋会讨不着呀？你不要把眼睛抬得太高，总会有喜欢你的姑娘的。你咬了咬嘴唇，不再说话了。